

顾氏《集古印谱》之版本再论

——以新见松荫轩珍藏“上声私印”零册为契机的推衍

杜志强

内容提要：本文藉松荫轩珍藏顾氏《集古印谱》“上声私印”零册呈现之契机，比对知见诸家顾氏《集古印谱》存世藏本，从实际载印、序跋情况观，我们试将存世顾氏《集古印谱》分为四个版本系统，彼此间载印内容增删情形复杂；序跋文字在系统间互存异文，体现了顾氏《集古印谱》版本的复杂性和延续性。虽然，尚有样本缺失隐没，但仍依稀可据实物文本之片楮推衍归理，一窥版本系统之端倪。对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研究顾氏《集古印谱》或有所助益。

关键词：顾氏《集古印谱》 版本系统 松荫轩藏本

清晰地记得十年前(2012)的12月，上海某拍卖公司上拍一部《汉印存》一卷，起拍价标为“5000.00”。定眼阅读拍卖图录，熟悉的“倩影”映入眼帘，曼妙绝伦……松荫轩主以万元之数收入囊中。幸哉！缘哉！此封签墨笔题为“原钤汉印存”的顾氏《集古印谱》(下称“顾《谱》”)“上声私印”零册的入藏，使其时已近三千部印谱的“松荫轩印学资料馆”在藏品架构上达到了印谱收藏的顶尖，“即此不完之本，亦当圭璧视之。宣德鼎炉、成化鸡缸，世犹珍秘，况此谱耶。”^[1]“松荫轩印学资料馆”秉承一贯以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集藏要旨，于2019年11月随千余部印谱一同，公布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印藏”数据库，^[2]使天下学人触手可及，以为研用。

顾《谱》从明隆庆六年(1572)及今，历经450年辗转流传，知见存世者林林总总至少尚有八部之数。其中完璧者世存三部，它们是：上海图书馆藏本(下称“上图本”)、永嘉谢磊明藏本(下称“谢氏本”)及蓟县王绍尊藏本(下称“王氏卷”)。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横田实寄赠本(下称“东博本”)缺卷四；唐长茂藏本(下称“唐氏本”)缺卷二、卷六；西泠印社张鲁庵捐本(下称“西泠本”)缺卷一、卷六；浙江图书馆巢凤初藏本(下称“浙图本”)仅存卷一；如此等等。^[3]笔者在2008年曾予竭力关注并做初步探寻，草成《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薮〉版本的初步考察》(下称“《初考》”)一文“发现顾氏《集古印谱》至少有四种版本，它们在版式

[1] 秦更年撰，秦蓁整理，吴格审定：《婴庵题跋·卷三·顾氏〈集古印谱〉跋》，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69页。秦氏所跋旧藏四册残本，即下文所称“唐长茂藏本”，今当存世深藏隐没于雅士书斋，俟访。

[2]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印藏”数据库：<http://yin.fudan.edu.cn>

[3] 知见尚有如刘博琴旧藏“官印”卷，其为剪贴零本，册前存黄姬水序内容行款同浙图本，然审非同版。

和载印内容、数量上均有所别”^[1]。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又幸睹铁琴铜剑楼旧藏和松荫轩所得零册两种，前者“久慕尊名”，后者“神物惊现”，何其印缘！今据年来新知，续《初考》旧文对顾《谱》铃印本作进一步的探赜。

一、新见新知

在《初考》中，笔者将当时知见的七部顾《谱》分别做出版本叙述，今天看来在认识上存在浅薄甚或谬误，本文将随文做申述补充。

首先，对新见之“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和“松荫轩藏本”作版本叙述：

1. 铁琴铜剑楼旧藏本今归常熟市图书馆（下称“常图本”）。一册（开本高30.2厘米，宽18.3厘米），残本。四周单边。版框高20.8厘米，宽13.5厘米，墨色刷版。双面墨色铃印，单面一至八方，四行四列界格划分。书口空白，无叶次。卷末有版刻“汉铜虎符”图案、注释文字一叶。卷内铃“顾汝修”白文、“潘氏珍藏”朱文、“庞君亮借阅过”白文鉴藏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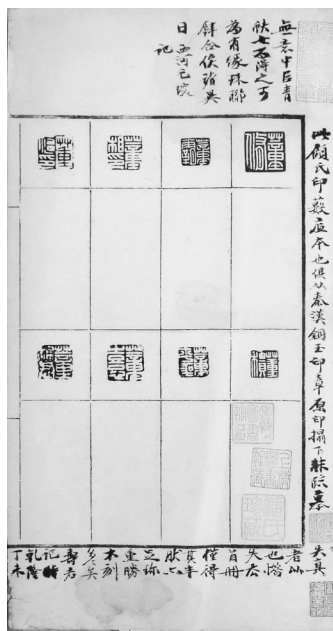


图1 “常熟图书馆藏本”卷端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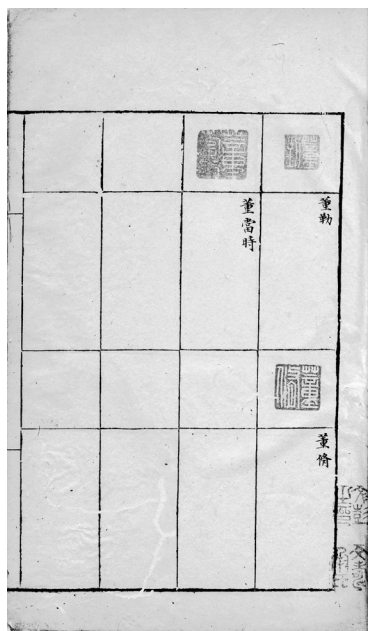


图2 “松荫轩藏本”卷端书影

卷前有清毛琛题识五则。

所存一册铃印始于上声私印“董修”白文玉印，止第59叶未识私印及子孙日利单字象形之“尔”字朱文玺印。

该谱最早著录于1941年常熟庞士龙《铁琴铜剑楼藏善本印谱目》中，庞氏过录了清乾隆丁未（1787）藏书家毛琛“无意中以青蚨七百得之”欢喜之际所书全部五则题识。

[1] 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数〉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456页。

正文铃印“上声私印”21叶308方;“去声私印”13叶166方;“入声私印”6叶88方;“未识私印及子孙日利单字象形等印”19叶272方。此载印数据与庞氏所记略有出入,想是计入双面印、子母印等的因素。常图本私印依沈韵编排,按此遗存之实物编例,前当存一册“上编”,故毛琛发出“珍重珍重!他日觅得前一本,当装潢,什袭传之其人耳”的感慨。

2. 松荫轩藏本(下称“松荫本”)。一册(开本高26.8厘米,宽17.4厘米),残本。四周单边。版框高20.8厘米,宽13.5厘米,墨色刷版。双面朱泥铃印,单面一至八方,四行四列界格划分,铃印下格有鉴藏者墨笔释文。书口空白,无叶次。封面签题“原铃汉印存壬辰秋日,小晴”。卷内铃“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朱文鉴藏印。(图2)

所存一册铃印始于上声私印“董修”白文玉印,止第53叶“马宗之印·马幼公印”朱白子母印。

松荫本此卷尚有佚叶,“马”姓之后他本及《印薮》续有“贾、耿、沈”等诸姓,而止于“范”姓。由卷端右下所铃文彭鉴藏印,联想到浙图本“官印”卷零册也有此印,取而读之,果然延津剑合。(图3)

其次,我们就新知补充《初考》如下:

3. 上图本2019年已全本十二册套色影印出版,^[1]给欣赏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初考》曾以“顾浩藏本”相称,今本文统一以知见之最后藏家称之。潘景郑《记顾氏〈集古印谱〉》^[2]是最早对顾《谱》进行版本意义上的研究文字,所据正是上图本,惜引证未广,仅据庞士龙《铁琴铜剑楼藏印谱目》著录之常图本和罗福颐《印谱考》著录之谢氏本二部。然潘先生以其博览古籍,留意文艺之积淀,所论高屋建瓴:

玩赏古印及制作印谱,远自宣和,近则姜、赵,足以证明并不自《集古印谱》的编者顾汝修始,不过以往藏家,钮数不多,不足歆动大多数士大夫阶级之同好,所以赏玩一道,仅为少数人所摩挲把玩,沾沾自喜,而未为普遍的习尚……《集古印谱》之最大成就,不在于引起鉴赏家对于古印之玩赏兴趣上,而在启发学术界根据印章考订古代官制及地方建置之治史参考,同时更可明了古代官印之尺寸制度。

4. 《中国印谱解题》中记载披露了谢氏本在“丙寅(1926)春先生以是谱交余,携之海上征诸名流题咏”(方介堪语)^[3]的具体题咏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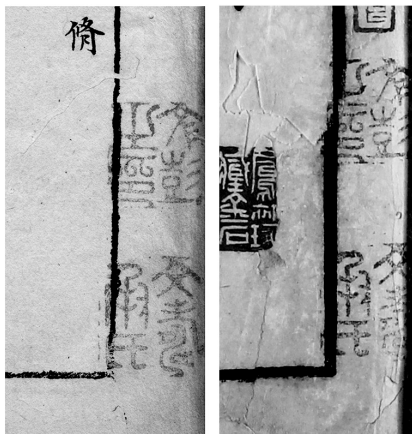


图3 浙图本(右)松荫本(左)
文彭鉴藏印

[1] 陈振濂主编:《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第一编第一辑·顾氏〈集古印谱〉》,西泠印社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

[2] 潘景郑:《寄沅》《记顾氏〈集古印谱〉》,《江苏文献》,1942年第7期,第33页。

[3] 方介堪:《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考》,见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48年10月29日。

守尾氏作为老牌古籍卖家，传说他对于经手名品都会一一记录，可惜无人亲见。关于《集古印谱》的见闻录，所幸被金山铸斋氏转抄，以下引自金山氏笔记……

苏惇元、吴振平、叶为铭、瞿荃生、胡止安、经亨颐、黄葆戉、张善孖、张大千、童大年、谭泽园、吴湖帆、张谷年、吴仓硕、郑孝胥、丁辅之、赵叔孺、褚礼堂、罗振玉、王褫、楼辛壶、俞序文、黄宾虹、张葆亨。二十六年。^[1]

其与罗福颐《印谱考》、方介堪所言“有张叔未、瞿本夫、苏敦元暨吴氏诸人题识”相吻合。现在可以读到的题跋仅张叔未（1832）、瞿本夫（1839）和罗振玉（1926）、褚礼堂（1927）四则及郑孝胥（1930）日记所载，^[2]“名录”末署“二十六年”正如横田实所推测的确为1937年。

5. 东博本《初考》仅言其“另见一‘官印册’卷端书影亦标示为顾氏《集古印谱》，有墨笔录《印藪》类目、释注……附存俟考”。在横田实《中国印谱题解》中述其曰：

五册（缺一册），正为黄纸墨格铃印，附有手写释文考证。从改装风格看来，似为康熙初所作。序文乃当时书法家蒋廷机手书，序末赞此书为“诚为稀世之宝，旷代之宝”，可见评价之高。根据甲寅纪年判断，其时应为康熙十三年（1674）。

本书五册收印四百八十九颗。秦汉小玺首为“疾疾印”“万岁”“永昌”三印；王印只有“荆王之玺”；侯印为“关内侯印”“平都侯印”；将军印为“左大将军章”等。

小林斗庵进一步“补记”其具体载印数据并认为：

根据木刻本中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叙》的记载，原铃本收录玉印百六十余颗，铜印千六百余颗。而本书即使六册齐全，印数充其量亦只有记载的三分之一，数量相差太大。基于以上理由，或许称本书为原铃本之“稿本”更为合适。

小林斗庵“稿本”之说似有一定道理，就载印数而言，与其他已知顾《谱》相较也是最少的，具体见下文统计，但对于东博本的实物版本认识，尚待机缘展开。

6. 唐氏本《初考》因所得卷端书影之质量，并未将其与《婴庵题跋》著录之“秦曼青藏本”产生关联。近年韩天衡先生重新刊布之书影，可以较清晰地释读出卷端首页所铃鉴藏印。^[3]柴子英先生也曾见过秦曼青藏本，并与其藏品流散方向相一致。^[4]故而，可将两处著录予以归并。《婴庵题跋》《顾氏〈集古印谱〉跋》明确写道：“此本存卷一官印、卷三私印下平声、卷四上声、卷五

[1] （日）横田实著：《中国印谱解题》，二玄社1976年版，第4页。

[2] 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1930年5月5日：“郑午昌、方介岩来，方示上海顾氏汝修所集《印藪》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82页。按，郑氏面对顾《谱》，似未读懂，于此抄录冯少眉《历朝印识》中一段相关文字。

[3] 韩天衡：《闲话印谱九百年》，《书与画》，2017年第一期，第30页。卷端书影右下版框外，自下而上铃：“秦氏睡足轩鉴藏金石书画印”白文、“曼青”朱文、“秦更年”白文、“唐长茂”白文鉴藏印。

[4] 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去声。凡四册，缺卷二私印上平声、卷六入声二册。又，卷三、四、五各缺首页一纸，盖以每卷有‘集古印谱卷△’字，故撤去，以充全帙。”^[1]从而，纠正了《初考》中“我们可以得出‘唐长茂藏本’所存为官印册、上平私印册、下平私印册和去声私印册”，所含“上平私印册”的错误推断。

7. 史上曾出现过与王氏卷相类，且更加完整的卷轴装顾《谱》，巴慰祖《四香堂摹印》序有所记录：“比归自汉滨，闻顾氏所自珍藏原印墨渡卷子，沈明臣手书序跋者，丰南吴氏得之，以遗金辅之殿撰。慰从殿撰借观，遂承惠好，不揣鄙陋，摹之数月，寝馈以之……”^[2]时在乾隆甲午（1774）。该序文中“卷子”及所摹印章为王氏卷类的存世提供了文献印证。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上图本、常图本之“墨铃”本，史上尚有“墨渡”本之称谓。

至此，我们对知见存世顾《谱》，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氏《集古印谱》的研究中，目前所能读到的谱本，私印均依沈韵为序进行编撰，所称之为“卷”，在实际谱本中，除唐氏本外，均无卷端分卷题名。上图本十二册，以册的形式分卷，同样的分卷形式还有西泠本和松荫本。而常图本则以空格、换叶的形式分卷。

二、版本系统

如前所述，目前可以用于研究引用的顾《谱》有：上图本、常图本、王氏卷、西泠本、浙图本和松荫本，余者如东博本、谢氏本、唐氏本则仅依相关著录描述及零星图片作为研究辅助材料。让我们先来统计一下，已知顾《谱》诸本载印数据并附《印数》数据为参照。

表1 顾《谱》诸本载印数据表

卷册 藏本	卷一 (官印)	卷二 (上平)	卷三 (下平)	卷四 (上声)	卷五 (去声)	卷六(入声+未 识等)	合计	备注
上图本	366方	392方	503方	404方	213方	488方(116+372)	2366方	目验
东博本	71方	91方	150方	/	47方	102方	461方	小林斗庵统计
常图本	/	/	/	308方	166方	360方(88+272)	834方	目验
王氏卷	206方	335方	402方	319方	182方	288方(106+182)	1732方	整合统计
西泠本	/	369方	533方	299方	196方	/	1401方	据排印本
浙图本+松 荫本	206方	/	/	361方	/	/	567方	同书归并
《印数》	426方	577方	757方	549方	321方	506方(174+332)	3136方	据姚起原刻本

[1] 秦更年撰，秦蓁整理，吴格审定：《婴庵题跋》卷三《顾氏〈集古印谱〉跋》，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69页。

[2]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三卷二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A02743。尚读刘博琴旧藏一册（缺卷三，下册），版本相异，俱存旧序及王常跋文。另，今西泠印社藏本仅巴序，无旧序跋，版本相异。

由表1可知,如果想通过对顾《谱》具体载印的变化,探究其版本的演变,根据水桶理论,松荫本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契机。而数年前的香江书斋从容上手拜读,在疫情防控下的今天,想想都是惬意而奢侈的琅嬛之福,况如今此本已成触手可及之学界公器;松荫本与西泠本所采为同一版框,互为印证,可圈可点,力避他本孤证之嫌。凡此,于笔者而言,均为据以展开研究的理由。

1. 由样本载印情况,呈现出版本系统的存在

我们以松荫本零册“上声私印”为样本范围,并加入顾《谱》的后续刻本印谱——《印薮》为参照坐标,编制“顾氏《集古印谱》诸本载印表选”(表2)^[1]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它们的内在关联。

表2 顾《谱》诸本载印表选

序号	印文	上图本	常图本	王氏卷	西泠本	松荫本	《印薮》
01	董修	✓	✓	✓	✓	✓	✓
02	董稚君	✓	✓	✓	✓	✓	✓
03	董相印	✓	✓	✓	✓	✓	✓
04	董穉	✓	✓	✓	✓	✓	✓
05	董耳	✓	✓	✓	✓	✓	✓
06	董徐来·臣徐来	✓	✓	✓	✓	✓	✓
07	董霸	✓	✓				✓
08	董平圣	✓	✓				✓
09	董意	✓	✓				✓
10	董稚私印	✓	✓				✓
11	董意私印	✓	✓		✓	✓	✓
12	董口印	✓	✓		✓	✓	✓
13	董爰私印	✓					✓
14	董广私印	✓		✓	✓	✓	✓
15	董殷						✓
16	董戎之印						✓
17	董劄·董仲卿			✓	✓	✓	
18	董胜			✓	✓	✓	
19	董尊私印			✓	✓	✓	
20	董口之印			✓	✓	✓	
21	董口私印			✓	✓	✓	
22	董当时			✓	✓	✓	

[1] 限于篇幅,此列选取知见“董、孔、纪、史”四姓全部,已可大致反映出“上声私印”的载印现象。研究中已将全册载印罗列,特殊现象后文另行举例。

(续表)

序号	印文	上图本	常图本	王氏卷	西泠本	松荫本	《印薮》
23	董到			√	√	√	
24	董免印				√	√	
25	孔信私印	√	√	√	√	√	√
26	孔鸿	√	√	√	√	√	√
27	孔奉世	√		√	√	√	√
28	孔贤私印	√	√				√
29	孔遇	√	√				√
30	孔龄·臣龄	√					√
31	孔从私印·孔细公印	√					
32	孔夫						√
33	孔茶						√
34	孔政私印			√	√	√	
35	孔道愚印			√	√	√	
36	孔巴之印			√	√	√	
37	纪信之印	√	√				√
38	纪豊	√	√				√
39	纪林之印	√					√
40	纪冬成	√					√
41	纪忠印	√	√		√	√	√
42	纪福				√	√	√
43	纪功						√
44	史勢	√	√	√	√	√	√
45	史咸私印2	√	√	√	√	√	√
46	史褒私印	√	√	√	√	√	√
47	史豊私印	√	√				√
48	史隆私印	√	√				√
49	史卯	√	√				√
50	史周私印	√	√				√
51	史柳之印	√	√				√
52	史璋	√	√				√

(续表)

序号	印文	上图本	常图本	王氏卷	西泠本	松荫本	《印薮》
53	史宗私印	✓	✓				✓
54	史午之印	✓	✓		✓	✓	✓
55	史禄私印	✓	✓		✓	✓	✓
56	史护众印	✓	✓		✓	✓	✓
57	史戎私印	✓			✓	✓	✓
58	史意私印	✓		✓	✓	✓	✓
59	史咸私印1	✓			✓	✓	✓
60	史收私印	✓					✓
61	史冤之印	✓					✓
62	史□私印				✓		✓
63	史明						✓
64	史□之印						✓
65	史上私印						✓
66	史充私印						✓
67	史业私印			✓	✓	✓	
68	史银印信·史银			✓	✓	✓	
69	史强印			✓	✓	✓	
70	史参私印			✓	✓	✓	
71	史贾私印			✓		✓	
72	史累之印				✓	✓	
73	史千秋印				✓	✓	
74	史钦私印				✓	✓	

在表2中,我们以载印最多的上图本列首,以参照坐标《印薮》殿后;以与上图本同样“墨色铃印”的常图本居二;西泠本与松荫本因版框一致而毗邻;王氏卷因卷轴形制特殊,列于其中。同姓各印序次没有依原谱位置先后顺序,而是以上图本、《印薮》为考量经过重新整理。

由“顾氏《集古印谱》诸本载印表选”可以反映出顾《谱》与《印薮》间的传承关系,而《印薮》在载印的延续中,并未全面汇集采纳曾经出现在顾《谱》诸本所载,个中的缘由及具体情况非本文所及主题,留待《印薮》研究中展开。

同时,列表为我们显现出如:董姓17—24、孔姓34—36、史姓67—74等一组组,既未在上图本中出现,也未在《印薮》中延续,且成批量的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间相互出现印证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上声私印”中的李姓、赵姓类的“大”姓中更加突出明确。而常图本载印与上图本载印的紧密性也得以彰显如：董姓07—10，孔姓28、29，纪姓37、38，史姓47—53，同样，这一现象在“上声私印”中的李姓、赵姓类的“大”姓中也更加突出明确。

上图本、常图本之版本系统和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之版本系统因之浮现在我们面前。

除诸本载印之呈现，上图本、常图本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印章排序和对印章的认知上。正如上图本《凡例》所言顾《谱》“姓氏私印从沈韵四声之次第”进行，但在具体入册排列中，“上声私印”上图本、常图本起首以“董、孔、李、史”之序排列，而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及《印藪》中却依“董、孔、史、李”排序，史姓前移；上图本、常图本中“苦、鲁、杜”姓之序，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及《印藪》中以“杜、鲁、苦”排列等。在对印章的认知上，玉印“闰丝”在上图本、常图本中归类于卷六“未识”，西泠本、《印藪》中归于卷二“傅”姓前位；同样“秦调”在上图本、常图本中也归类于卷六“未识”，王氏卷、西泠本、《印藪》中归于卷二“秦”姓中。此外，依《凡例》“两面印、六面印其间有一面或二面字画磨灭，亦所不弃，以备制度之全”，“赵当时”“耿取”“丙充国”等双面印特征，借素面呈现出来。此类限于载印内容和校勘条件，暂未在西泠本和松荫本中得到印证，或也是上图本、常图本相一致之处。

2. 从实物版本出发，历数版本系统的差异

当我们通过载印的排比较讎认识到顾《谱》版本系统的存在，各式顾《谱》实物版本诸要点的表现，需要我们结合零星资料作进一步整合统筹，以冀有所印证发现。

在整个顾《谱》中所呈现的版本形态各异，以下版本要点以各谱所具特点展开归纳。

(1) 谱本装帧，顾《谱》在谱本装帧形态上大多为线装本，即使有现以册页装留存的刘博琴“鸿爪留痕馆藏本”（下称“刘氏本”），也是后世因残卷而改制的割裂重装本。唯蓟县王绍尊藏本，虽也经清道光十九年（1839）的重装，仍保持了卷轴装形态原貌。

(2) 卷前书牌，知见顾《谱》中在上图本和谢氏本中分别得以保留，书牌内容基本一致，然谢氏本书牌因目前未有面世书影，仅据罗福颐《印谱考》著录。其中首句为“古玉印一百五十有奇，古铜印一千六有奇”，相较上图本多出首位数“一”字。依罗先生之学识此“一”字恐非“衍”误，本文权且采信利用。

(3) 序文。a. 黄姬水明隆庆五年（1571）《集古印谱序》（下称“黄《序》”）在上图本、谢氏本、浙图本、唐氏本、刘氏本及之后的《印藪》《高素斋集》^[1]中均有出现，就其间的文字内容差别而言，存世版本的差别，表现在序名《集古印谱序》与《集古印章序》；顾氏“三世六君”和“三世五君”的表述，所涉为“汝所大官”是否言及；作序时间或称“辛未冬春”，或称“辛未首春”。上图本作：“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谱》……隆庆辛未冬春晦日。”谢氏本、《印藪》作：“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谱》……隆庆辛未首春晦日。”浙图本、唐氏本、刘氏本作：“三世五君……名曰《集古印章》……隆庆辛未首春晦日。”其中，谢氏本序文见著罗福颐《印谱考》，唐氏本序文见著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均未见书影，《高素斋集》则作：“《集古印章序》……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章》……”而无纪年。

[1] 明·黄姬水：《高素斋集》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6册。

b. 沈明臣明隆庆六年（1572）《集古印谱叙》（下称“沈《叙》”）见存于上图本、唐氏本、《印薮》、《丰对楼文集》^[1]中，其间的文字内容、版刻均有差异，表现在对印谱出现初期历史的表述，顾《谱》两篇均为“然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之顺伯始……”，而《印薮》则为“然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不传，而后王厚之顺伯亦谱之……”；对秦汉碑版镂刻蚀剥的记述，上图本和《印薮》作“然岁久风日蚀剥者无几”，唐氏本则作“风日蚀剥落毁泐，存者无几”；还有序末言及编者王常之句，上图本作“手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印薮》《丰对楼文集》作“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唐氏本则删除了此句。

（4）顾《谱》《凡例》十五则，仅见于上图本。后续的木刻《印薮》《凡例》调整增至十六则。

（5）顾《谱》钤色有墨、朱两色钤本，这在书牌记、沈明臣《叙》及《印薮》顾从德自序中均有言及。“墨钤”谱本目前知见上图本、常图本，如《初考》指出的“墨拓材料当是一种有类于印刷用墨的水性物质，而非后来使用的印泥类油性物质”。两墨钤本在版框界格形制上相左，但载印内容上联系紧密。

（6）界格样式，顾《谱》知见诸本之正文界格样式有“上三下九行二列”与“四行四列”两种。上图本和东博本为前者，余则均为后者。然细讎框、界的断损特征上图本和东博本并非一套刻板。^[2]同样，同属“四行四列”的常图本与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也并非一套刻板，后三者为同一套刻板。这样，知见顾《谱》正文可以确认至少存在三套版框印刷版。

（7）卷端题名，仅出现在唐氏本卷一，“卷三、四、五各缺首页一纸，盖以每卷有‘集古印谱卷△’字，故撤去，以充全帙”（秦更年语）。题名曰“集古印谱卷之一”，次行署名“太原王常幼安集”。

（8）载印分卷方式，常图本与王氏卷的分卷方式较为特殊，常图本载印密集，在姓氏转换时仅以空一钤印格的方式处理，而切换卷次时则以换叶的方式处理。王氏卷则更为密集除在玉印、官印、私印三个类型区分时空行间隔外，均连续钤盖，一气呵成。（图4）

（9）钤印序列在上图本《凡例》和沈《叙》中均有言及，大致均循“谱式首尚方玺，即秦始皇九字玺也，次‘荆王之玺’之类，次官印，次私印，私印以沈约韵为前后。而始朱氏，尊国姓也”（沈明臣序语）。然“始朱氏，尊国姓”仅上图本予以践行，王氏卷、西泠本均将“朱”姓归于“徐、闾、虞”姓之后，《印薮》也是如此。

（10）常图本卷末所存版刻“汉铜虎符”图案、注释文字一叶（图5），为知见顾《谱》他本未见。《印薮》另镌雕版续用且文字大致相同，补充“汉景帝中元二年更郡守为太守”一句。

以上诸本版本要素列表如下（表3）：

[1] 明·沈明臣：《丰对楼文集》卷二，南京图书馆藏沈光宁抄本。

[2] 东博本之《中国印谱题解》著录并未标注版框尺寸，此结论仅据卷端书影情况，特此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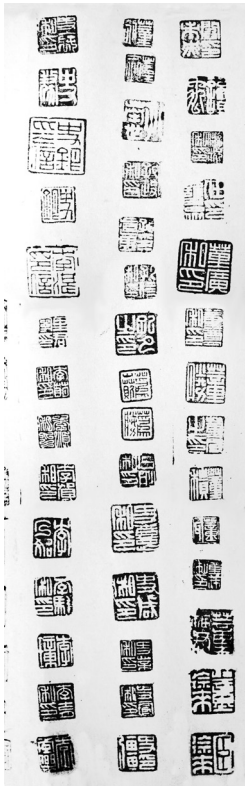


图4 “王绍尊藏卷”“上声私印”片段



图5 “常熟图书馆馆藏本”卷末书影

表3 顾《谱》诸本版本要素列表

藏本 卷册	上图本	东博本	常图本	谢氏本	王氏卷	西泠本	浙图本+松 荫本	唐氏本	刘氏本	《印菰》
装帧	线装，十二册（全）	线装，五册（残）	线装，一册（残）	线装，六册（全）	卷轴装（全）	线装，四册（残）	线装，二册（残）	线装，四册（残）	册页装（改）	线装，六册（全）
书牌	存	/	/	存	/	/	/	/	/	存
黄序	《集古印谱序》手书体，半叶5行，行9字，共3叶。	/	/	存	/	/	《集古印章序》手书体，半叶4行，行10字，共5叶。	存	存（与浙图本同文异版）	存
沈序	《集古印谱叙》手书体，半叶5行，行15字，共9叶。	/	/	/	/	/	/	《集古印谱叙》手书体，半叶6行，行19字，共6叶。	/	存

(续表)

藏本 卷册	上图本	东博本	常图本	谢氏本	王氏卷	西泠本	浙图本+松 荫本	唐氏本	刘氏本	《印藪》
凡例	手书体,半 叶9行,行16 字,共3叶	/	/	/	/	/	/	/	/	存
铃色	墨铃	朱铃	墨铃	朱铃	朱铃	朱铃	朱铃	朱铃	朱铃	木刻
卷端 题名	/	/	/	/	/	/	/	集古印谱 卷之几。 太原王常幼 安集。		集古印谱卷 之几。太原 王常延年 编,武陵 顾从德汝 修校。
界格式	上三下九行 二列	上三下 九行 二列	四行 四列	四行 四列	/	四行 四列	四行四列	四行四列	/	四行四列
分卷 方式	册分	册分	叶分	册分	连续	册分	册分	册分	册分	册分
铃印 序列	官印,私 印(朱姓 尊前)	官印, 私印	私印	官印, 私印	玉印, 官印, 私印	私印	官印,私印	官印,私印	官印	官印,私印
汉铜 虎符	/	/	存	/	/	/	/	?	/	存
备注	目验	著录、 书影	目验	著录	目验	排印、 书影	目验	著录、书影	目验	目验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至今益信”(清黄丕烈语),^[1]以上诸版本要素纷然杂陈,令人应接不暇,况乎还有几多已知未见,几多未知未见。然对印谱史上如此重要,并为推动整个晚明以来文人篆刻艺术蓬勃兴起作出巨大贡献的皇皇巨作,既幸得印缘会际浏览几许,又何妨“信口雌黄”为知者道……

3. 知见版本系统间次第关系的推衍

基于载印内容和版本要素的梳理,顾《谱》知见版本系统业已成立,然其间孰前孰后,是否可以作一推衍?需要说明的是在已知的东博本、谢氏本、唐氏本无缘拜读之前,以下所论均为研读过程中之私念,不揣鄙陋,是想对进一步全面认识、研究顾《谱》或有所助益,并祈博雅君子文字激扬。

我们推衍出的已知顾《谱》诸本相互间版本系统次第结论为:

[1] 转自陈正宏:《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序》,郭立暄著:《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页。

第一版本系统——上图本、东博本→常图本；第二版本系统——谢氏本；第三版本系统——王氏卷、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第四版本系统——唐氏本。

顾《谱》的着手编纂从一开始就达到了印谱书籍制作相当的高度，这一高度源自顾从德所处的明代嘉靖时期书籍编辑出版的发展繁荣、顾氏家族编书的实际经验和顾从德“芸阁”读书生活的浸润。“相对于明代前期的低迷状态，晚明时期的商业出版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繁荣局面。”^[1]顾氏家族中其父顾定芳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翻宋本《医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参与《古今说海》的出版、嘉靖二十九年（1559）翻宋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顾从德参校、刊刻）；其弟顾从义编纂《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王常参校）；顾从敬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选编《类编草堂诗余》《类选注释骆丞全集》；顾从德在万历元年（1573）尚有杨循吉《松筹堂集》的木活字印本出版，并翔艺苑，芸香盈门。顾从德的读书阅历和收藏修养在编撰顾《谱》时已然具备，沈明臣《叙》中言及之：图录类《嘯堂集古》、文集类《七修类稿》、印谱类《汉晋印章图谱》版本样式必然是其上手编撰时的借鉴资料，而它们的版框界格样式在上图本的“上三下九行二列”版式中得以表现（图6）。此版式较之“四行二列”版式在实际操作时因钤印格少更便于灵活编排调整，但在同样的印章数量下，册数会成倍增加，相应制作成本也会增加，这是需要考量改良之处。基于此，以上图本为代表所表现出的完整的书籍结构，置于顾《谱》版本系统的前列想是可以接受的。常图本在载印内容上与上图本的紧密度，使其跻身于这一版本系统，而其采用的“四行二列”版式，正是后续版本系统的有效链接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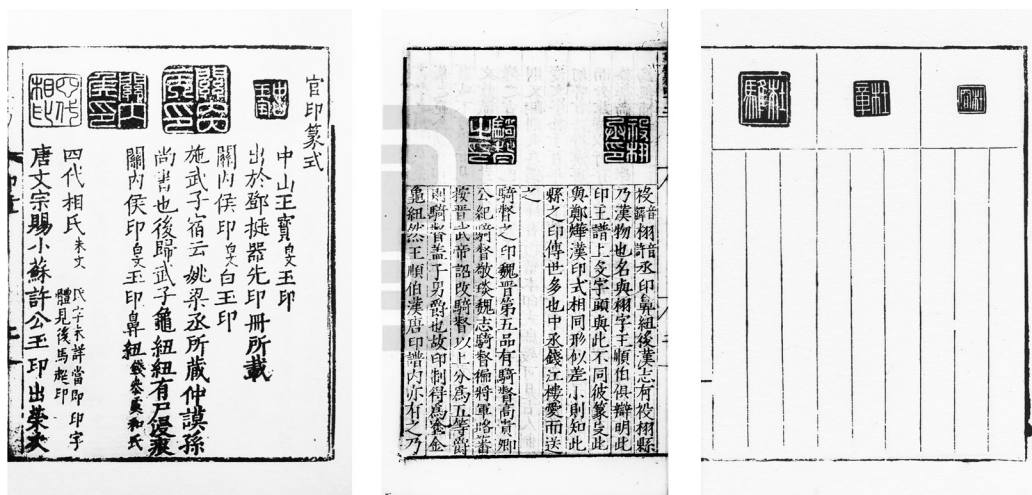


图6 版式流变书影

（左：《欣赏编·汉晋印章图谱》，中：《七修类稿·古图书》，右：顾《谱》上图本）

在此认识基础上，谢氏本黄《序》中的“三世六君”是对上图本的延续，“首春”则是对“冬春”的文辞修润。在谢氏本的著录中没有出现沈《叙》，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为“隆庆五年本”，而将上图本称为“隆庆六年本”，因而将之提前至第一版本系统呢？古籍的“所谓实物分析，所需

[1] 何朝晖著：《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98页。

要的条件就是目验原书。原书不可见，则代以书影”，^[1]然方介堪《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考》中有：“（西泠本）版本与此（谢氏本）悉同，尚未经人注释，曾与礼堂同日校勘。”两位前辈的并案对讎，加之“四行二列”版式著录和书牌记的文字差异，是我们略觉宽慰的理由。

第三系统中浙图本黄《序》中“首春”延续之前谢氏本的修润，序名文中的“集古印谱”改“集古印章”，“三世六君”中删去了“汝所大官”而成“三世五君”。关于将顾汝所移撤恐与“（嘉靖）丙辰（1556）岁入京师……归舟再覆，几葬鱼腹，还家不三月而暴疾死”早期故亡相关。^[2]沈《叙》仍未见著于此系列。据表2罗列我们知道王氏卷与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在内容上联系紧密，作为明代卷轴装帧的顾《谱》存世，在印谱史的意义尤为特别。中国古籍装帧形式至明代中叶以来，线装本以装帧牢固，经济实用又便于翻阅大行其道，此卷成为难得的实物遗存形制。

唐氏本是目前仅见的第四系统，黄《序》内容于此延续了第三系统的浙图本。^[3]沈《叙》则文字和版式均有变化，上图本中叙末“手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在此未曾出现，但其名在卷端次行署名出现。王常曾有“阅晦朔六更，谱乃成，明州沈嘉则序其首，辞富而典，千岁之事可坐而致也”的感慨，^[4]显然不会指向此版本系统，故在其后的《印薮》编辑中又重拾此句。或以为卷端已然出现名姓，沈《叙》因此删剔，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该系统卷端书名、署名的出现成为顾《谱》版本流变完美地终极形态。

三、结语

十余年后的再次阅读和探究，我们依然坚持《初考》中对顾《谱》的基本认知：

“阅晦朔六更，谱乃成”（王常语），我们可以将此六个月，理解为其中某一批次的制作过程的时间……顾《谱》的制作钤印当是分批完成的，正是在这分批制作中，萌生了更大批量的、全面的、有意识的出版《印薮》的想法并予以实施。由顾《谱》到《印薮》当是一个渐变的自然过程。

最后试举一图例，看看“上声私印”册中“尹寔之印”两面印和“尹光之印”子母印在上图本和松荫本中的呈现，以此说明对顾《谱》研究所需具备的整体观，局部单一的观察或许会给我们带来认识的偏差，即便您手持一部顾《谱》原钤印本。（图7）

顾《谱》错综复杂的实物形态与版本流变过程，是认识印谱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质古籍类型的重要例证和珍贵素材。

[1] 李开升著：《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9页。

[2] 明朱察卿：《朱邦宪集》卷十一，《祭顾汝所文》，《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5册。

[3] 明·黄姬水：《集古印谱序》（唐氏本），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85年版，第511—512页。为寻书影图版校讎，本次行文中特求教于韩先生，蒙先生赐教相告：限于当年条件未拍黄《序》书影，惜哉！

[4] 明·王常：《集古印谱跋》，载清·巴慰祖摹：《四香堂摹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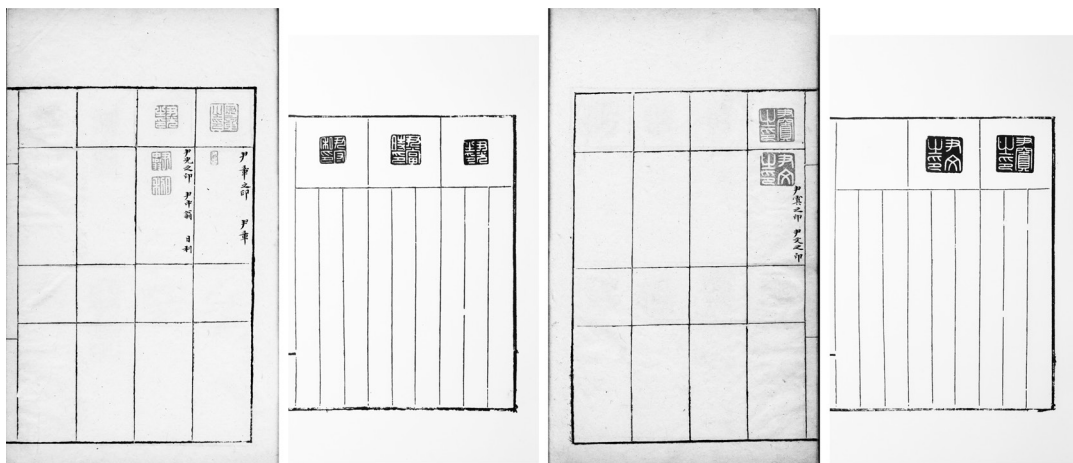


图7 顾《谱》上图本、松荫本“尹宴之印”两面印、“尹光之印”子母印校讎样本

上图本以其全帙、完整的书籍结构列于第一版本系统；松荫轩零本残册列于第三版本系统；唐氏本沈《叙》、卷端书影赖韩天衡披露片楮引为验证，谢氏本则仰罗福颐、方介堪著录显现于世分列于第二、四版本系统。其间，或为孤本，或为孤证，就实物版本实践而言样本之缺乏显而易见，然现实之“骨感”，使得我们更加珍惜这历经450年，遭虫鼠，遇水火，经兵燹所能留下来的吉光片羽，以此印证着顾氏三世六君芸阁事业的皇皇业绩。

“一九八四年中，偶见友人秘藏四册不全本，其中首卷赫然在焉。以之较谢氏藏本，在黄姬水序后，多沈明臣序一则，沈序作于次年夏。”（韩天衡语）对顾氏《集古印谱》的发现研究，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对中国印章历史有清晰地认识和足够的印谱知识储备，同时又要以极大地耐心与定力，等待冥冥之中的印缘。

（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员）